

一

這場籃球打得實在過癮，經過五天淘汰賽，今晚爭奪冠軍盃。高雄是海軍基地，看球賽觀眾比較多，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，我隊拿下冠軍，我並不覺得光榮和意外。我在歡笑聲中擦乾臉上的汗水，換了衣服，迅速地擠出球員休息室。我打算趕快回左營宿舍沖冷水浴，睡覺。

在擁擠的人潮中，有個女人喊我，回頭，我發現秋萍戴著墨鏡追趕上來。她身高一米七，是打球的身材，但她在聯誼社的舞客卻不多。找她伴舞的，因為她漂亮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；只有像我這樣四肢發達大腦單純的大個子，才是秋萍適合的舞伴。

海軍聯誼社有一塊圓形水泥舞池，是伏夏跳舞的最佳場所。月明星稀，晚風送爽，隨著樂隊奏起悠揚的舞曲，婆娑起舞。初次進聯誼社，大班便把秋萍介紹給我。我和秋萍身材般配，跳起探戈身輕如燕，滿場拉風，讓秋萍成為眾所矚目的明星。

那晚，我和秋萍吃過宵夜，送她回家，我便返回左營軍區海光話劇隊。

我是 1954 年隨著建艦復仇熱潮，混進航海學校的。在太湖服役時，我艦將去外國大修，因我涉嫌澎湖流亡學生共諜案，把我調到海光話劇隊。我既不會編劇，也不懂表演藝術，滿嘴濃重的山東鄉音。1.8 米的魁梧身材，只有擔任扛佈景、搬道具工作。剛下船時，我曾向艦長提出抗議，澎湖共諜案早已結束，槍決、坐牢，甚至自裁的已成過眼雲煙。為啥太湖軍艦將駛往菲律賓蘇比克灣修船，便將我調到話劇隊？難道我去了菲律賓還會逃回大陸？

這種話，我不懂。你可以寫報告給艦隊司令。艦長搖晃頭，朝我苦笑。

東方不亮西方亮。我進話劇隊不久，立刻被「海光籃球隊」教練馬達發現。他迅速地辦了借調手續，把我列為培訓球員。打了兩年的籃球，肌肉多，飯量大，走在街頭，後面不少人指指戳戳：「前面的大個子，海光球隊 13 號——張小鳴！」

馬教練很器重我，喜歡我，他指出身為一個優秀的球員，不驕不怠，不吸菸，不喝酒，不搞戀愛，要愛惜自己名譽和身體，因為球員過了 30 歲就開始走下坡了……我內心有些緊張，那時已 27 歲，真是「秋後的螞蚱」——蹦躑不了幾天了。

那晚我到聯誼社跳舞，秋萍問我：「你今年 30 幾歲？」我說 27，屬狗的。她有點泛疑，竟然冒出這句話：「你們外省人的習慣，都愛隱瞞歲數。你臉上已經起了皺紋，怎麼會才 27 呢？」

正在跳探戈，我握緊秋萍的手，誠懇地說：「我騙你做什麼？五年前報考軍校，連備取都沒考上。我這一輩子沒啥前途了。再說，我還是政治嫌疑犯……」她的臉色變了。從此沉默下來，不再吭聲。

臨走，她帶著商量的口吻，邀我週日下午兩點在大舞台戲院門口會面，看尤勃連納主演的《國王與我》。風雨無阻，不見不散。

海光籃球隊是任務編組，比賽時聚在一起，比賽完畢各返自己單位。換句話說，我每月領薪餉、搭伙、住宿都在海光話劇隊。但卻時常在籃球場練球，不但秋萍弄不清我的身份，連話劇隊的有些演員也不知道我的來歷。若是我想混水摸魚，搞些瞞心昧己的事，還真是易如反掌。我從來不穿水兵服，很多人不瞭解我是官員還是士兵，甚至有人以為我是老百姓。他們只認準我是「海光籃球隊」13號張小鳴。

我跟秋萍相識一年多，她的名字我不知道。我沒問過。每次會面只是寒暄兩句，然後跳舞。爲了節省開支，每次跳兩小時，拔腿就走。她卻暗地打聽我的服務單位，那是後來她告訴我的。

你打籃球，跑到話劇隊幹什麼？

領薪餉，吃飯。

你演過什麼戲？

我搖頭。

秋萍哧地一聲笑了。你這不是打糊塗仗麼？不會演戲，你在話劇隊做什麼？爲了泡妞兒。

你講話要小聲點。若是被我們教練馬達中校聽到，他一定罵我。

她笑得仰頭哈腰，讓我好沒面子。半晌，秋萍輕聲問我：「老張，你幾個孩子了？」

我還不到結婚年齡。海軍規定，官兵到了 28 歲才可以結婚，我才 26 歲……

你別說謊了。上回你說 27 歲，屬狗的。

捫心而論，我去跳舞是爲了排遣寂寞。再說，跳舞跟打牌一樣，容易上癮。儘管秋萍青春貌美，我卻無動於衷，實在毫無戀愛的感覺與心理準備。那晚回了宿舍，沖過涼水澡，頭腦才清醒過來。我懊悔不應該答允明天下午去看《國王與我》。男人和女人一起看電影，這不是戀愛的具體行爲麼？若是這件事傳到馬教練耳朵裡，我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！那晚，我竟致失眠，輾轉反側，難以入夢，睡意朦朧，我彷彿帶著秋萍在菜市場買菜，半斤五花肉、兩棵白菜、一斤豆角，我在魚攤選了兩隻鱈魚。剛走出菜市場，迎面碰見一群水兵，他們都咧著嘴巴、瞪大眼珠朝我倆張望，嘴裡毫無遮攔議論起來：

張小鳴跟聯誼社舞女秋萍同居了，這是大新聞。

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，秋萍真是有眼無珠。

不少官校的、留美的追她，都追不上，秋萍卻喜歡張大個子，這是啥原因？

大概……情人眼裡出西施唄。

依我推斷，13 號底下的玩意兒不小，女人喜歡……

笑聲，吵醒了我。看手錶，四點一刻，我再也睡不著了。我計劃見了秋萍，趕緊把自己的不良記錄告訴她，免得貽誤了秋萍的青春。翻身下床，捧著籃球，躡手躡腳走出海光話劇隊，索性去籃球場打球。

東方泛出魚肚白，球場空蕩蕩的。四周樹木被晨風吹得婆娑作響。投了一會籃球，身上已有暖意。我發現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孩子，穿藍色運動衫、白短褲、白球鞋，捧著籃球走了過來。

張大哥，早。

定睛看時，原來是馬教練的獨生女馬訾。她師範畢業以後，派在軍區明德國小當教員。馬訾的籃球打得不錯，唯一的缺點是個頭矮一點兒，一米六二。做職業球員是不夠條件的。每次參加球賽，她常跟隨父親的身邊。因此她對每一個球員都熟悉，球員也都把馬訾當小妹妹看待。

我倆一起投籃、跑籃，天逐漸明亮。我急著想回去，為的是怕被過往的人看見，發生誤會。那時，軍區眷村適婚的女孩少，男的多，在僧多粥少的環境，稍微有點姿色的女孩，大半驕傲得像展翅的孔雀。馬訾卻很謙虛，也很隨和，她勸我離開話劇隊，上船。她說你既不會演戲又不會編劇，何必在這裡耗費光陰呢？良藥苦口利於病，但聽起來有些刺耳。我忍不住說出賭氣話：「我的志願是脫掉二尺半，去跑商船，你能幫我的忙麼？」捧著籃球，我向馬訾告別。老遠，我發現她還站在球場發呆。

尤勃連納的演技不錯，不少觀眾說他有男性魅力，我卻感覺不出來。秋萍聽了低聲發出笑聲。老張，因為你不是女人，他確實有性感。我捏緊她的手，挨近她耳朵問：「我有沒有性感？」她搖了搖頭，說：「沒有。」

走出電影院，她提議去大岡山買蜂蜜。蜂蜜到處買得到，往來坐公車，爬山，累得要命，晚上她怎麼跳舞，這豈不是自討苦吃？我不作聲，既然陪她玩，我只得面帶微笑。到了大岡山，坐在一棵大榕樹下，喝汽水，吃餅乾，聽鳥雀在樹叢啁啾，心裡非常快樂。

這裡談話多自由呀。沒有人聽得見。想說什麼，說什麼。

我至此恍然大悟。秋萍帶我爬山，確比泡咖啡館逍遙自在。

秋萍偎靠在我身邊，詢問我對她的印象。我哼而哈之，說了一些應酬話。她不吭聲。好像我是一個算命師，她聽得疑惑參半，只得陪笑。

老張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認為我是舞女？

胡扯。我還怕你看不起我呢。我嚴正地說。

她用手臂搭在我肩上，似在道歉、安慰。咱倆認識一年多，你只知道我叫秋萍，我姓什麼，你都不知道。你從來沒有問過我……

我誠懇地告訴秋萍，我原是為排遣寂寞而去跳舞。日久天長，我卻對秋萍產生了難以割捨的感情。但是我沒有能力和她戀愛，甚至結婚，這些埋在心底的念頭，曾翻攪甚久，使我感到痛苦。有一度我曾發誓再也不去聯誼社跳舞，再也不願見到秋萍……沒等我說完這句話，秋萍嗤地一聲笑了。

秋萍姓謝，原名謝月桂，台中縣東勢人。她在台北師範學院四年級時，因涉及一樁政治案被捕。這件冤案使她喪失學籍，而且難以進入公家機關工作。為了維持生活，謝月桂取了秋萍藝名，在聯誼社伴舞。她的父親是 1947 年二二八事件時殉難的。

聽說謝雪紅是你的姑婆，有這回事嗎？

堂姑婆。別提這些過去的事情了。還是談談你的事吧。老張，上回我去看球賽，有個黑唬唬、大眼睛的小姐，給你們球員拿礦泉水喝，她是做什麼的？

我尋思了一下，笑了。你說馬訾是吧？

馬子？秋萍大笑。當然是馬子了。不會是阿巴桑。

我掏出筆，在手心上寫了「訾」字，向她解釋。馬訾是馬教練的獨生女，在明德國小當教員。

我看馬訾對你有點意思。你可別吃窩邊草呀！

別開玩笑。她叫我「張大哥」，我把她看作「小妹妹」。這個玩笑要是傳出去，我可沒辦法混啦。

你別說得這麼嚴重，大哥愛護小妹，天經地義的事。

我提起今天早晨練球，碰上馬訾，她還勸我離開「海光話劇隊」，調回軍艦服務。我還為這件事而生氣呢。

秋萍尋思了一下，笑了。以她的推斷，馬訾擔心一個健壯的男人，置身於男女混雜的劇隊，耳鬢廝磨，日久生情，消失了青年創業的意志。秋萍說：「這個黑姑娘對你有點意思，你可得留點神，別惹出花邊新聞！」

馬達教練愛護我、培植我、教育我，他是我終身難忘的恩人，我怎麼敢做出對不起馬教練的事？秋萍說，在男女社交公開的時代，男追女，隔座山；女追男，隔層紗，若是馬訾真心喜歡你，你是跑不掉的。你一定做了馬訾的愛情俘虜，如果不相信她的預言，秋萍願意賠償我 20 萬元。

我不要 20 萬塊錢，我要你謝月桂做我的太太！

秋萍抓我的脖子，掐肉，但是不痛，有點癢，讓我哭笑不得。我想不到講出如此勇敢的話，真是神來之筆！彷彿在球賽最後三秒鐘，我衝出包圍帶球扣籃得分，獲得勝利。而我倆卻無言以對，像兩隻性感的溫牘獸，無力地癱坐青石板上。

太陽已經落下去，晚霞在西方散佈起彩霞和餘暉。我驀然搖晃著她說：走吧。晚上你還得趕到左營聯誼社。她毫無反應，好像是個聾子，聽不進去。

山下的客運汽車站，已經有人在等車。若是誤了最後一班車，我們便無法趕回高雄。我連哄加勸，秋萍才緩慢地站起來，挪動腳步。

你不是說買蜂蜜麼？

秋萍皺起眉頭，向上面觀看尋找，若是再拖延時間，我們就只有留宿此地了。「改天買吧。」

搭上客運汽車，回了高雄。我倆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，才各自返回住處。那晚，秋萍並沒有去聯誼社上班，她實在太累了。

週三上午，話劇隊正召開籌備排演《艷陽滿天》多幕劇會議，準備參加十月的國軍文藝大競賽。這是一樁大事。海總政二部門主管出席，討論如何進行排演工作。正在開會，馬教練打電話找我，因為菲律賓籃球隊週日到達海軍基地，決定和我「海光籃球隊」做友誼賽，臨時決定下午二時在「四海一家」開會，研討比賽有關事項。雖然我坐在會場後面，但是我進出會場的動作，總部長官看得清

楚。

張小鳴，你在後面幹什麼？

我茫然說不出話。

政二處長問隊長：「張小鳴在劇中擔任什麼職務？」

司幕。

撕墨做什麼？他不解地問。引起全場一陣哄笑。

隊長陪著笑臉，低聲向上級主管解說。但卻引起官僚強烈不滿。他轉頭向全體講話：人盡其才，各盡其力，才會奪得勝利。話劇隊安插一個打籃球的，這是什麼人事政策？

場內頓時鴉雀無聲。

過去開演出會議，向來不通知我出席。司幕也者，乃是隊長的即興語言。如今開幕只要輕按電鈕，醬紅色的幕幔便徐緩升起。來話劇隊兩年，每次演戲，我扛佈景，搬道具，因為個子過高，連遊客乙、難民丙的龍套角色也不適合。至於派到話劇隊，乃是上級的人事作業安排，金隊長啞巴吃扁食，心裡有數，可是他在大庭廣眾，難以啓齒。

中午聚餐，我賭氣沒有參加。跑到街上小館吃了兩個肉包，一碗打滷麵。

雖然我隊沒有和菲律賓籃球隊比賽過，但是對這支球隊的素質卻瞭若指掌。球員小動作多，能贏不能輸，輸了不想賽球，卻想拳打腳踢，採取報復手段。馬教練在會上叮嚀說，這次跟菲律賓隊進行比賽，咱們不妨學習一句北京的口號：「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。」最理想的成績，贏兩分或是輸兩分，以輸兩分為目標。

在球員鼓掌笑聲中，馬教練宣佈了練球時間。並規定週日正式比賽時，邀請高雄市兩位資深球員擔任裁判。

散會後，我並沒有走。馬教練看出我有意見，便問我有話可以直率告訴他。

我把上午開會的情況講了一遍，然後懇求他幫我向艦隊說項，讓我再調回軍艦服役，如果軍艦出國，我再調到話劇隊或是汽車大隊。反正我有駕駛執照。

馬達瞪大了眼睛眺望我。同情而泛愁。他撫著我的肩膀，長嘆了一口氣。忍耐一下吧。小鳴。我是接八艦的。馬紀壯是我的副長。我連二級艦長都沒幹過，我沒委屈麼？你說。

馬達是在抗日戰爭時期，在重慶投軍從戎，赴美國去接收軍艦。勝利以後，他曾在巡洋艦重慶號當航海員。1949年二月，他患了急性盲腸炎在上海住院動切除手術。不料剛住進醫院，重慶號駛離吳淞口，北航葫蘆島投共。馬達來台以後，曾被關押半載，從此不再被重用。若是我的委屈和馬達相比，那真是「小巫見大巫」了！

馬教練的行動，在美軍中可以成為英雄，但在咱海軍卻變成叛徒、罪人，政治嫌疑犯。

晚上，馬教練囑我去他家吃餃子，順便告訴馬訾，讓她督促父親，盡快把我調回船上去，馬訾當然願意做這件事。離開「海光話劇隊」是智慧的抉擇，因為在隊上消磨歲月，實在浪費青春年華，何況還被總部的官僚歧視呢！

馬訢送我出門時，朝我發牢騷說，打籃球不能贏，要輸，以維持外交關係，這算什麼政策？我付之一笑。你別管這些閒事了，也許這樣做能夠增強中菲兩國的友誼。